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劉為幹

春秋會通卷五

元 李廉 撰

莊公名同謚法勝敵克亂曰莊在位三十二年 左氏 莊公桓公之子母文姜桓公薨于齊莊公立

周莊王四年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 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注文姜與桓公俱行而桓為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姜於是感公意而還 公羊 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注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疏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若表臣子之心不可曠年無君乃稱公 穀梁 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胡氏 不書即位

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内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邪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案經不書即位者隱莊閔僖四公隱公之立特以非出惠公之意與桓閔僖之繼弒者不同春秋既託始於隱以明大法矣而莊公之事又與閔僖不同蓋閔僖之立猶念念討賊故慶父叔牙卒不得志於魯今桓公見戕於齊莊公繼承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於王而即位而父仇未討亦當告於天子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復讐為事今泰然居之曾不以父之無辜為念則非人子矣其不書即位僅比於桓公之特書者異耳然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

時又知莊之無志非可與隱閔僖比也惟深明時義者知之若左氏以為念母則大非春秋之旨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左氏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注莊公母文姜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稱孫姜氏齊姓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公羊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於齊侯曰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使公子彭生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穀梁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

者人絶之也臣子大受命胡氏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子孫季彦過梁對梁相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絶不為親禮也夫絶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人者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為臣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絶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録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桼三傳文姜之孫左注則以為文姜既歸而復出奔公穀則以為文姜本未歸但因練祭時感夫人不與祭故録之二說已不同然稱姜氏左注以為文姜宜與齊絶公穀以為魯臣子宜絶文姜二說又不同然考之左氏本文絶不為親安知非謂魯之臣子當絶文姜而不以為親乎但其文意不明致杜氏誤釋耳故胡氏引孔季彥之言而左氏之傳始明要之此條公穀皆通而穀梁尤精蓋文姜之罪上通于天為魯臣子者原先君之禍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揜義故斷以大義而絶之所以尊統而重本也古聖人制禮有等衰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為妻綱皆所以明天倫之正豈若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乎胡氏之說至矣又桼經書孫三文姜昭公也皆出奔之文文姜不書姓氏而哀姜書姓氏者哀姜與弑子之罪殺於文姜之

弑夫也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左氏注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為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公羊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注伯字也不稱使不言如京師也如者內稱使之文穀梁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何也曰君躬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胡氏單伯者君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為之主也不言如者穀梁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也此明忘親釋怨無以立人道矣

案單伯杜氏以為周大夫左氏於此條無傳而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則曰齊請師于周於文十

四年單伯如齊則曰襄仲請以王寵求昭姬故杜氏因之且左氏經既作送王姬則單伯為王臣明矣然謂之送則張氏曰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王姬以夏至而館乃秋築哉又以單伯會伐宋會齊于鄄例推之則通春秋如尹單之伐宰周公劉子之會盟亦止序諸侯之上未有書王臣會諸侯者春秋内魯凡上書會字者皆魯之君大夫也又以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例推之則通春秋未有書王臣如他國者又未有書王臣至者凡書如書至者皆内魯之文也反覆推之皆不合故陸氏纂例從公穀定以為魯之命大夫而曰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内邑為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王大夫敬之也程氏劉氏胡氏皆從之其主左氏者只以魯無單族為疑夫既謂王命為魯卿則以單伯為周單子之族亦可但

不可直以為周大夫耳任氏於單伯會鄄則云制會在王師氏又謂齊以單伯主之集義亦謂單伯主之者諸侯尊王之義其說雖未嘗不通然於春秋之例不合也但單伯始見於莊元年終見於文十四年一人之身而閱歷八十歲此又不可考其書逆而不書單伯以王姬至者張氏謂別於魯之夫人○又案王申子類傳曰禮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魯大夫有單伯費伯夷伯是魯有監國三大夫也

附録命大夫說 公羊禮諸侯三年一貢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大國舉三人 穀梁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國為大夫者不名天子就 張氏不稱名氏蓋周禮所謂公之孤四命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

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為外禮也注公在諒陰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于外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穀梁築之外變之正也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胡氏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不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也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

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案諸傳公羊以築于外為非禮是知魯主王姬之常事而不知今日之齊乃讎也左氏穀梁以築于外為合禮是知齊之為讎而不知讎終不可與交則雖于外而亦非也故趙子曰與讎主昏縱在城外豈為禮乎○又案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三築囿三築邑一皆創始之文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書錫命之始

左氏注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

公羊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注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追錫之悖天道也 穀梁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注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儐之是來受命 胡氏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討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陳氏 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書來求猶有治不脩貢之事焉書來錫命猶治不禀命之事焉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為譏也 張氏 莊公主王姬之昏故親魯而寵嘉其父遺使賜之策命

桼錫命例三莊王錫桓公寵篡弑也故不書天王以深責之文元年襄王錫文公成八年簡王錫成公二公不朝又無敵愾之功遣使錫命之非正也然比之桓公則有間矣故仍書天亦以見王室之失禮也○又桼王不書天者錫桓公及賵葬成風也范甯以為仍叔來聘家父求車其失不減於賵葬成風天王出居其罪尤大於錫桓公而皆書天則此三者非義所存舊史有詳略夫子因而弗革耳胡氏以為桓公以臣弑君成風以妾並嫡其事皆三綱所係故其文一施之主何休趙子○又桼錫命公羊注取禮緯說禮有九錫一車馬以代其步二衣服以表其德三樂則以化其民四朱户以明其别五納陛以安其體六虎賁以備非常七弓矢使得專征八鈇鉞使得專殺九秬鬯使之祭祀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財物周禮典命

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注亦引九錫文而疏曰九錫與周禮九命異何休旣引九錫又引九命其意以九錫即九命也今案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則與九錫不同矣舊解九錫之名輿馬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玄衮也樂則軒縣也朱戶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從中階而升也虎賁三百人也弓矢彤玈之弓矢也鈇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秬鬯之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禮也胡氏於文元年傳曰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賜之車馬衮黻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然參之諸書平王命晉文侯以秬鬯弓矢虎賁宰孔賜齊侯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旗襄公

命晉文公亦以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鏚鉞秬鬯虎賁而已則古者策命之典亦不過如此何休范甯本得之但其所引出禮緯文白虎通則漢儒以漢法附會增益之也胡氏取禮及詩為證而分為三事蓋詩人之詞不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黻冕也王命士會以黻冕是矣又考之左傳文元年毛伯錫命注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莊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為侯伯襄十四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昭七年衛告喪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而命晉

文之辭亦有策書以此觀之則錫命有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要之三傳之説皆可通○又案韋昭國語錫晉文命下注云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賜晉惠公命下又曰賜瑞其説又不同見文元年○又案策命晉侯為侯伯下杜注曰九命作伯是既加以九命之伯又加以九錫之賜則何氏兼引九錫九命亦自有見

王姬歸于齊公羊何以書我主之也穀梁為之中者歸之也胡氏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案書王姬歸齊二此年及十一年也此歸襄公十一年歸桓公

齊師遷紀郱鄑郚書遷之始　左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胡氏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强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與滅國繼絶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

案此傳惟杜氏得之穀梁以紀為一國郱鄑郚為一國是齊人舉而遷二國已謬戾而又舉或曰遷紀于郱鄑郚則經文無于字此范氏所以未詳也公羊知郱鄑郚為紀邑而又以春秋大襄公之復讎故為諱而不書取皆非也不可据

又案經書遷人國邑三齊師遷郱鄑郚十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宿與陽皆國而郱鄑郚為紀邑遷宿遷陽皆書人而遷郱鄑郚

書師此春秋特筆著齊之罪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魯孟氏得政之始 左氏注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於餘丘國名 公羊於餘丘者何邾婁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國而曰伐於餘丘邾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 胡氏此邑爾其國而曰伐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

案胡氏曰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

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两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弑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故一經書魯大夫帥師伐國者九伐邾七伐莒一獨於餘丘以邑而書伐亦春秋特筆欲以起問者察事情也○又案胡氏以於餘丘為邾邑從公穀以慶父為莊公兄主杜氏何休以慶父為公弟杜氏陸氏以於餘丘為國穀梁以伐邑為病公子皆不合

秋七月齊王姬卒穀梁為之主者卒之也公羊同　胡氏比内女為之服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

念何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公羊作郜

左氏書姦也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胡氏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左氏疾之也注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公羊溺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胡氏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餘見穀梁陳氏隱桓莊之世吾大夫會伐恒名之自公孫茲不貶矣

案公子溺之為貶左氏穀梁同但左氏傳文不詳故杜預於公子翬例釋之不知何所據也考之三傳左氏則曰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休則據世本史記以為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公子留范氏則以為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興師而魯同之然則黔牟與留雖未知孰是而此時衛朔在齊齊欲納之明矣齊黨罪人固不足責而莊公新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國人以同

仇舍是不顧而二年伐於餘丘三年伐衛又且同齊師以往此何心哉左氏疾之之說固得之

惜乎注者之無見也餘見肇帥師下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左氏緩也注王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公羊蓋改葬也胡氏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爲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案桓王之葬公羊用緯書感精符說以爲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周人榮奢改葬桓王之應其說不經穀梁又引或說以爲周人卻尸以求諸侯之會葬劉氏張氏亦主之然非人情也穀梁又

曰天子志崩不志葬亦非也穀梁曰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亦非其釋天子之義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此雖無關於春秋之義而數語尤精先儒亦取之故記焉○又案春秋十三王志葬者桓莊匡簡景而已諸侯之不臣可知也○又案桓王以隱公三年立其年即有周鄭交惡之事而祭足取溫之麥成周之禾矣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以支戕宗而王又使尹氏武氏助之六年鄭伯朝周而王又不禮焉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九年鄭人假王命以討宋十一年王又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矣故桓五年有繻葛之敗七年而齊鄭衛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郟雖畿內之地亦不能保矣十年又為詹父伐虢

是又助臣伐君何以示其下故自納后聘魯外皆無見於經傳者十五年而崩在位二十五年子莊王立越七年始葬考之傳文惟桓十八年傳曰周公欲弒莊王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黒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不從故及餘此觀之豈非王室有子儀黒肩之亂乎此王室事不經見附于此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紀邑在齊東安平縣　左氏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公羊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詞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　穀梁酅紀之邑

也入于齊者以鄰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注紀國微弱齊將吞并紀季深覩存亡之機大懼社稷之傾故超然遐舉以鄰事齊庶胤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

胡氏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入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强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己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陳氏紀侯在而季以鄰入齊若以邑叛然是紀侯意也季不稱字則疑於宋魚石鄰庶其

案春秋書以地出奔者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著矣書大夫

入于某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叛君之罪見矣今季不書奔不書名所以別於二例也不書弟明非紀侯之薄也書入所以罪齊而閔季也春秋所以如此書者原季之情免季之罪不使與其他公子去國者比耳故紀季之事謂之不貶則可謂之知權亦可如以為賢而襃之則恐未可與微子適周例論也餘見蔡季下○又案趙子曰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蔡叔許叔紀季蔡季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

冬公次于滑書次之始滑鄭地公羊作郎 左氏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公羊 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注畏齊 胡氏 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以

譏之也趙匡言夫子意在剌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也其説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无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也

張氏公之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讎尚忘之豈眞有心於存紀哉書次滑見師出無名以深譏之

案春秋公書次惟莊公與昭公耳二公皆無志之君也以為莊之不競無異於昭之失國也莊之經書次者三此年次滑書公八年次郎書師三十年次成不書公不書師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于齊救鄣而鄣卒不免師出何名哉此救而不書救者不以救予公也書救則疑於聶北雍榆矣餘見八年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祝丘魯地穀梁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胡氏享者兩君相見之禮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公羊注禮天子諸侯絶期大夫絶緦天子惟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惟女之為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胡氏蘇轍曰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殺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

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設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此則亂不止為此説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張氏三國遇垂謀取紀也非子儀也

宋垂之遇三傳皆無文

紀侯大去其國左氏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穀梁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胡氏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君子

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之而去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非身之所能爲則當效死而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陳氏諸侯去國恒書奔此不以奔罪加紀侯也不以奔罪加紀侯何罪齊也黃之會魯爲之求成而不得免焉遷邢鄑郚紀之不絕如綫也紀季以酅入齊又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加紀侯也然則何以罪齊書曰紀侯大

去其國未知紀之自亡與人之亡之與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

案大去之說左氏穀梁略同惟公羊以為紀侯之祖譖齊哀公於周懿王而烹之故春秋大齊之復讎其說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

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縁恩疾者可也注曰齊侯謂死爲吉者復讎以死敗爲榮也此語甚善但以論魯莊之復讎則可以論齊襄之復讎則不可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故胡氏以爲傳者借此以深罪魯莊之不能復讎耳○又案紀侯之去程子以大爲紀侯名書名貶其失守比於梁亡齊殲鄭棄其師之例恐不可從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左氏注紀季以酅入齊爲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物以紀國夫人禮葬之公羊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國亡矣徒葬於齊爾

胡氏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

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弒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案春秋內女書葬者三人此與紀叔姬宋姬皆閔之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羊作郜

左氏注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公羊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梁齊人

者齊侯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胡氏莊公於齊侯不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案三傳惟杜氏以為微者公穀皆以為齊侯胡氏從公穀餘已見桓四年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穀梁師而曰如衆也　胡氏師者衆多之地案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羊作倪黎左氏作犂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　左氏名未王命也注

未受爵命為諸侯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公羊 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其名何微國也 穀梁 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胡氏 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郳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案郳以僖七年書小邾子其來朝五此年及僖七襄七昭三昭十七年也其後復役於宋故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其不得與儀父書字例者未能同於中國也其不與介葛盧書來例者已能進於禮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 納惠公也 公羊 此伐衛何

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梁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其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胡氏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絶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餘同穀梁

案公會伐書人陳氏以莊二十六年伐徐例通之而曰凡會伐有諸侯在焉則其大夫稱人有諸侯而在大夫不稱人

自齊國佐始恐難從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穀作三月左氏因此書救之始

王人救衛注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公羊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耳注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

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為天下笑故為王者諱使若遣微者為愈因為内殺惡也

穀梁 王入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注此名當為字誤爾

胡氏 王人微者子突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襃救衛也朔陷其凡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天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襃貶如此

案春秋王師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故雖以微者而書字以襃之若公羊以為王之子弟若王子瑕之類則恐非也通經書王人三胡氏曰王朝下士書人故救衛之王人與盟洮之王人皆下士也但救衛為義事則特書字盟洮不以奉命而出則但序公侯之上以尊王命耳至於翟泉之王人左氏以為王子虎則本非下士但春秋貶之而同於下士之例此變文也○又案通經書救二十三始於王之救衛終於吳之救陳胡氏例曰凡書救者皆善辭救者善則伐者不善矣而陳氏曰救不書必救而無功也然後書自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此説亦是但胡氏得聖人恤患之大義陳氏得聖人憂世之微情皆可通其餘次救救次救至以救等例見後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左氏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寧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注書入以國逆告也公羊何以名絕之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注据傳例不得意致伐穀梁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胡氏入有二義一難詞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拒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

之貴也況殺其兄以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内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案春秋書奔君復國皆稱復歸鄭世子忽衛侯鄭衛侯衎皆與其復也衎初入夷儀不稱歸未得國也獨衛侯朔之入衛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故穀梁曰簒辭也然春秋於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書即位齊景公逐陽生而立孺子荼與衛宣之殺伋壽而立朔一也陳乞之迎陽生與洩立黙牟一也春秋以陳乞君荼而陽生書入說者謂荼有父命則朔獨無父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又當以君命為辱矣胡氏謹始例說好

附録公羊至例公羊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録兵所從來

獨重其本會之時即伐鄭會蕭魚至會是也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録所從來如伐鄭盟亳北至伐鄭是也此謂公與二國已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已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疏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言也得意致地者以離不成會故也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致矣

螟○冬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公穀經傳皆作衛寶此傳亦言寶疑經誤 左氏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注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侯故求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 公羊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

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注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寶者玉物之凡名定八年傳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也　穀梁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注若衛自歸寶於齊過齊然後與我齊首其事則我與王人戰罪差減　胡氏者俘二傳以為寶案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詞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案春秋嚴賄賂之禍魯齊陳鄭之立督也以郜鼎也魯齊宋陳蔡之納朔也以衛寶也晉平公

以十一國會夷儀而與崔杼成也以宗器樂器也是三役者皆定簒弑也春秋於郜鼎書取𦔳罪於魯也於衛俘書來歸首惡於齊也重丘之盟書同以同情罪伯主及諸侯則不必書所駱矣

○又案歸俘似與遺俘字義相類當在獻捷例不可考

附録左氏寶玉分器說

左氏昭十二年楚靈王謂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昭十五年景王謂晉籍談曰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密須之鼓與其大路闕鞏之甲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定四年衛祝鮀對萇弘曰成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分唐

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左氏齊志穀梁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梁作昔隕公羊作霣

左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注恒常也謂常見之星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日光不以昏没如而也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匿而知夜中者以水漏知之公羊恒星者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注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列星者天之常宿諸侯之象周

四月即夏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西方主斬艾斷割狼注南方主持衡平皆滅者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星賈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見其虚危斗房心天子明堂虚危齊分其後齊桓行伯陽穀之會有

穀梁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事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録其時則夜中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注此解經不言雨星而言隕星也如雨也星既隕而復雨

胡氏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伯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虚其為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張氏此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

案此條胡氏專主何休而如雨之說主啖子其以如為而者左氏穀梁同之一經星異例五○又

案經書星隕隕石隕霜於隕字有先後之異者蓋星則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其隕石與霜皆隕而後見也

秋大水無麥苗左氏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水出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公羊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紀災也穀梁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麥苗同時也胡氏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案書無麥苗者重天災大無麥禾者謹國用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胡氏防魯地穀齊地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案魯與齊會于穀者三此年及莊二十三年之遇文十七年之盟也杜氏以為齊地濟北穀城縣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即此今城中有管仲井士匄侵齊至穀亦此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左氏注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公羊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疏凡言及者汲汲之詞若此時已出師其間更無所待即下文言及乃是魯人汲汲之甚者便是魯人欲滅同姓孜孜之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加以者辟實俟也穀梁次止也俟待也胡氏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

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蔡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陳氏此吾君將也何以稱師莊之會齊皆譏也莫甚於及圍郕是故一貶之

案春秋書內外之次十二胡氏分三例伐而次善之也救而次貶之也次而俟無名之師也莊三年公次滑二十年師次成皆可入救而次之例襄元年仲孫蔑會四國次鄫可入伐而次之例莊十年齊宋次郎可入無名之例又有次而伐者亦貶楚蔡次厥貉齊衛次五氏垂葭蘧蒢也胡氏例明矣獨次而救救而次亦當有分別而胡氏未及之則啖子說可取也見雍榆下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　左氏治兵于廟禮也注治兵于廟習號令將以圍郕　公羊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為久留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　穀梁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胡氏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張氏治者不治者也

案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春秋有書治兵大閱者其只講武而不及於獮狩乎有書蒐書狩者其兼及於振旅大閱乎左

氏曰治兵于廟趙氏以為兵旅之事非廟中所容是也穀梁治兵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為予莊公能以嚴終則失之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羊作成 左氏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公羊成者何盛也曷為謂之言降吾師辟之也注辟滅同姓也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 穀梁其曰降于齊師何郕也注使若郕自降 胡氏書及齊師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案春秋書圍國二十五始於此而終於宋人之圍曹

秋師還左氏注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公羊還者何善詞也此滅同姓何善爾曰師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注病者慰勞其罷病穀梁還者事未畢也遯也注郕已降而以未畢為文者蓋辟滅同姓之國示不卒其事胡氏書師還譏久役也案左氏則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言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興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案春秋書還例四歸父還自晉公還自晉士匄侵齊聞喪乃還還皆善詞也獨此年師還則異乎是矣故胡氏皆不從三傳之說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杜氏以長歷推之癸未十一月六日傳誤

左氏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

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注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 穀梁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胡氏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案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案左氏徒人費石之紛如皆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者所謂便嬖私暱逢君之惡者與大

臣孔父仇牧以身死其職則異矣

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案齊自僖公九年入春秋以賜履之舊得十二之強石門瓦屋之盟已駸駸乎有糾合之漸然迹其平生始於資鄭繼而求魯繼而平宋衛及其勢盛黨合於是伐宋入許立督無所不至全惡曹之盟裒然為三國之長矣自是以來無非謀許之日至桓十四年而襄公立定許叔而托繼絕之禮誅高渠彌以假討罪之義即位之初猶有可言至於魯桓之弒天理滅絕莊元年而遷郱鄑郚矣三年而伐衛矣四年而滅紀矣五年而合五國以納朔矣六年而郕又降矣雖禍淫之驗卒賊其身然東州小伯規模略定餘威振乎殊俗久矣桓公襲三世積累之餘九合之盛夫豈無

其自哉

春秋會通卷五

春秋會通卷六

元　李廉　撰

莊公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廪雍廪殺無知　穀梁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胡氏　殺無知者雍廪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魯地公穀並作暨　左氏　齊無君也注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　公羊　公曷為與齊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

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注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而約束之也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從信文穀梁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不月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悪內也注春秋之義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及者內權通禮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胡氏爲志大夫不名義繫於齊而不繫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讐也或曰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淺深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讐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案春秋於蔇之盟書齊大夫扈之盟書晉大夫其詞雖同然齊無君而書大夫非貶詞又書公及則大夫無伉公之嫌而罪公之及齊明矣晉靈初即位而趙盾書大夫則趙盾之專可知其書公會雖譏公之後至然乃所以見趙盾之强諸侯為此盟也大夫不名疑杜氏說是○又案子糾三傳皆以為當納趙子程子胡氏以為不當納所以然者杜氏以子糾小白並齊僖之子而糾長故當立穀梁曰齊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似若以為襄公子矣而終以糾為兄故亦以為當立獨程子用史記證之而定以糾為襄公子於是魯納讎之罪明定以糾為小白弟於是糾不當立之義著然後糾不書子小白之繫齊管仲之不死魯之忘親釋怨皆得其說矣○又案范甯曰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其說是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氏作子糾

左氏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注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

公羊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齊小白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簒詞也

穀梁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注不書公子而直云糾者明繫在於魯故挈之也

胡氏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

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案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内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絶之也桓公於王法雖當絶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爲徙義而聖人稱之召忽死於子糾爲傷勇而比諸匹夫匹婦之諒也

案張氏曰三傳惟左氏作子糾而正義曰今定本有子字則左氏古本亦無子字矣此説甚好公穀惟以糾爲兄故於糾不書子之義皆鑿○又案春秋書納七皆不當納也糾不書公子與捷菑同公之伐戰與晉之弗克納異糾捷菑以庶孽書納蒯聵以世子亦書納蒯聵無親之罪大也蒯聵得書世子而糾捷菑不書公子者書世子以著靈公之失也楚之納頓納公孫寧儀

行父齊之納北燕皆内弗受之詞也納郜鼎同此義○又案公子入國而繫國者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皆宜有國者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齊地水名

左氏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注不稱公戰公敗諱之

公羊内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注時實為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為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書敗者起託義

胡氏内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戰以敗為榮也

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案内兵書戰詳見桓十年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左氏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注鮑叔乘勝進軍志在生得管仲管仲射桓公中帶鉤故曰讎又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公羊其取之何内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

者也疏所以明上文不書子之嫌也

穀梁 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詞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胡氏 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案子糾書法與子般子野同故公穀皆以為責而當立殊不知前不書子責子糾以天倫之義此復書子責桓公以天倫之恩也然春秋蔽罪於齊則殺兄弟當目君乃書齊人者何哉張氏

曰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胥壞之謬今齊大夫始以糾為先君之子盟而欲立之始謀不審已為罪矣及小白得國又不體其君先君之遺體以從議親之辟而推刃同氣亦甚矣故書法如此是舉國君臣皆有罪也蓋天倫之重苟未至如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必當以親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之心示後世斷國論之權衡也

此說得之

冬浚洙 洙水名在魯城北下合泗 左氏 注為齊備 公羊 浚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 穀梁 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胡氏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

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魯地 左氏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穀梁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注言不克日而戰以詐相襲勝內謂勝在內 胡氏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

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埸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陳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書侵公羊注屬北敗強齊之兵南侵強宋之始公羊宋南北有難故危而月之穀梁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疏舊說以為公與宿盟宋方病宿故公侵之傳無其文疑妄也

案經書内侵七書公四此年及定六年侵鄭八年再侵齊也

附録公羊侵伐等例公羊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注觕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精猶

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合兵血刃曰戰以兵守城曰圍得而不居曰入取其國曰滅

三月宋人遷宿左氏注宋强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穀梁遷亡詞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注為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詞遷者以下釋自遷如邢遷許遷之類胡氏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從之逢罹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詛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顧其不仁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

案三傳左氏穀梁同公羊因而臣之之說亦是而不通之詞迂僻無義故不取穀梁未失其國

家以往本言自遷者注說得之而許氏因其說又曰遷之使未失其國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以此通之遷紀遷陽降鄣等皆可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左氏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公羊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而言次也明國君當强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彊內 穀梁次止也畏我也餘同上長勺文 胡氏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詞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

而積四鄰之怨此小人之道故次者陳氏其言次何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以桓公之圖伯而未集也外師未有書次者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詘魯爾而北杏之會不至鄄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宋次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蔡次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

案齊之怨魯始於子糾之納宋之怨魯始於公之侵而其實則齊桓挾宋以圖伯也故胡氏發明於次敗之旨而陳氏深察於齊宋之心二說兼用乃備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荆患之始舞穀梁作武左氏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九月楚敗蔡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荆者何州名也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穀梁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胡氏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盈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非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

子歸獨不名者蘷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詞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陳氏自會于鄧諸侯始懼楚矣而敗鄧不書敗隨不書敗鄎不書雖滅申鄧息亦不書書也敗蔡師以

蔡侯獻舞歸於是始書之是夷夏之大變也春秋之法執君言以歸滅國之君言以歸徒敗焉爾而言以

歸則是蔡服楚也是夷夏之大變也

案楚文王立於莊之四年方是時承武王之烈内有鄧曼為之母外有令尹鬬祁莫敖屈重等為之臣為會漢汭而隨人不能乘其喪鄧不血食而三甥無以謀其暴於是楚勢不可遏矣莊之十年其王伯夷夏消長之一大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强於南魯

蔡皆文昭之親而所遇如此春秋豈無意乎其不知者以為伯事成而中夏蹙其知者則以為王道消而夷狄長也故執君之禍滅國之禍皆始於此年天下無王齊為之天下無中國楚為之也○又案楚書荆始此年書荆人始莊二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楚大夫姓名始僖四年書楚子始僖二十一年○又案諸侯屈服稱以歸者胡傳已詳獨蔡世子有以歸稱執見其不服也不入此例

附録 公羊七等例 公羊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書滅之始 左氏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羊 何以不言出國已滅

矣無所出也

穀梁注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責不死社稷

胡氏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案左氏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案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能自強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陳氏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宋人遷宿未可以言滅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矣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乎此矣曷為以首亂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

案春秋書滅三十三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夾滅者甚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也如蕭邢之類然則遂黃頓江六庸舒蓼甲氏舒庸萊舒鳩賴蔡州來巢不書君奔當以入此例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如譚弦溫徐之類是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又書名者既責其不死又無興復之志如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之類也其書滅鄫非滅而書滅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則又變例也以偪陽子歸不書陸渾子奔楚不書免其罪也胡髠沈盈一戰而身國俱亡也楚滅陳不書所奔陳無君也夔子不名無罪也徐子書名已屈節也已上胡氏皆用啖子之說故詳録之左氏曰用大師曰滅公羊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皆可通外傳曰軍譚遂而不有也

言以地分諸侯蓋誇大桓公之詞爾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

左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穀梁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注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張氏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亦困於兵矣

案魯敗宋三惟此書日穀梁說亦有理

附録左氏兵例左氏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左氏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

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言懼而名禮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詞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注因弔故書

公羊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二國並災書外以見内

穀梁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

胡氏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亾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案外災告則書弔則書左氏注是公穀非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齊侯來逆共姬注桓公

胡氏春秋書王姬下嫁曷爲與諸侯之女同詞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卿大夫

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後世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左氏注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節守義以終婦道故係之紀賢之也公羊隱之也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穀梁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胡氏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也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氏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説奔亳南宮牛猛獲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子游于宋立桓公御説

公羊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美也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擑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注猶乳犬攫虎伏雞搏貍精誠之至也

穀梁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者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注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弑

胡氏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

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絶矣

案孔父仇牧荀息胡氏皆以為名獨公穀啖子以孔父為書字疑公穀先君死之說亦通蓋考傳皆合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左氏猛獲奔衛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胡氏案左氏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

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案經書外大夫出奔三十五始於宋萬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

齊侯穀梁作齊人 左氏以平宋亂注宋有弑君 公羊注齊桓行伯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為此會也桓公時未為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桓公不辭微者欲以早下諸侯遂成伯功 穀梁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詞也疏經以衆授為文明非王命是未得王命不可以為伯 胡氏以桓何以及

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陳氏 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也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予齊以伯也晉文公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伯之詞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張氏 齊桓欲行伯事恐諸侯未諭故未欲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與晉悼公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于邢丘相類東遷以來王政不行下逮隱桓亂賊得志強暴肆行天下之心思周道之不可復見願得賢伯之興蓋已久矣桓公入國已四年因宋有弒君

之亂首惡方誅嗣君新立合諸侯定宋亂陳蔡邾並來受命天下歸之幾如水之就下矣然桓公苟能於宋萬初弑君之時舉兵討之則不勞告諭而天下翕然宗之不待今日而會矣書宋萬出奔陳而繼之以此又因以見桓公自失幾會於其始也

案春秋始伯之書有三北杏獨書齊侯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是也然胡氏止於北杏發予齊侯之説陳氏兼及城濮至於曹南二家皆不予之蓋以鹿上復人宋則非始伯之詞矣然曹南予宋亦可○又案此條陳氏主胡氏張氏主公羊要之胡氏説好○又案此為齊桓伯事之始桓公自莒反齊得管仲於鮑叔而任之首懲襄公田獵畢弋之戒於是管仲得以盡行其術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與國高各帥五鄉焉作内政而寄軍令與

鹽筴以盡海王之利春蒐秋狩有士三萬人以方行天下而又以三選擇賢始於鄉長之推繼於官長之選復親自貲相於是民皆勉於為善相地而衰征山澤各致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重聘幣號召天下之遊士以犀甲贖罪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反棠潛於魯使為南伐之主反臺原漆里於衛使為西伐之主反柴夫吠狗於燕使為北伐之主故齊國之境南至䱙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有革車八百乘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莒萊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矣左氏於桓公事多略故具于此

夏六月齊人滅遂左氏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公羊注不諱者

桓公行伯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

疏繁露曰論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兄桓弟

穀

梁國也。不日微。胡氏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今鄆州東阿左氏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公羊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

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猶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伯功故云爾取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 穀梁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注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桓大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 胡氏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

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非當其身而釋怨邪

案曹子之説趙子不取胡氏亦未及之然考之當時桓公脩伯非得魯則不足為重故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而公羊遂誇大之耳蓋魯自長勺乘丘之勝國勢稍振齊不敢以待譚遂之術待魯而多方以求之屈已於歸田之請遷延於姻好之成示威於三國之伐耀武於戎捷之獻而魯自是不敢有從違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説不可謂無○又案左氏文公六年晉臾騈曰前志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胡氏本此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左氏宋人背北杏之會　胡氏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推强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案胡氏說本程子程子曰管仲為政自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未嘗强致也考之内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師帥之比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者誠簡便矣故曰桓文節制之師程子說

本此○又案經列國書人而伐者齊伯之編有三此年伐宋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皆連三國而稱人將卑師少之文也晉伯之編有三文二年伐秦十七年伐宋宣十年伐鄭皆連四國而稱人貶之之文也餘若宣元年二國伐鄭僖三十三年三國伐許宣二年四國侵鄭稱人皆在貶例

夏單伯會伐宋左氏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注經書人傳言諸侯者總衆國之辭公羊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注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穀梁會事之成也注伐事已成單伯乃至胡氏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

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張氏魯自之詞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盟柯成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宋命上卿率師往會示從伯之意

案左氏以為王臣其辨已見逆王姬下然內大夫會伐者八獨翬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國之伐然後稱會蓋後會會之文也公穀是

秋七月荆入蔡左氏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張氏案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惟干戈秋入蔡省厥躬亦足見蔡自會鄧之後非但不

為綢繆牖戶之計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身虜國破是時齊桓之業未成楚熊貲横行淮漢浸及中國今又興兵以說婦人故特書以兩著其罪也

案蔡為周室宗盟之長邇於楚而常受楚禍中國之力有不及焉故自北杏之後齊之盟會蔡不復與矣蔡之始録于經則會鄧以懼楚終録于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之始見于經曰敗蔡終録于經曰圍蔡齊晉之伯其極盛則侵蔡以伐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終於柏舉之戰吳操中國之權又以蔡故焉原一蔡之始終而中國消長之形荊楚强弱之端皆可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　左氏會于鄄宋服故

也注齊桓脩伯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穀梁復同會
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也注諸
侯欲推桓以為伯故張氏宋公親會魯卿始與為衣
復同會于此以謀之裳之會而齊霸略定矣
案經書內大夫會外諸侯者六惟單伯于鄄季
孫宿于邢丘會伯主及列國其餘若公孫敖會
晉侯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
會齊侯皆特相會也大夫會諸侯伉尊出位左
氏例以為內大夫可會外公侯非也雖齊桓初
伯得魯為重不以單伯為嫌魯人顧望未專從
齊不以單伯為卑然他日開
權臣之專未必不始於此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左氏復會
焉齊始穀梁復同會也注為欲推張氏左氏謂齊始
霸也桓為伯故復會於此伯指諸侯始

定而言然魯未信服自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伯駸駸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張氏　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是復如齊者蓋鄄之會魯莊不與此行殆出文姜之意齊桓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絕之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羊作兒　左氏　諸侯為宋伐郳注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為之伐郳　穀梁　注宋主兵故序齊上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胡氏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鄭人侵宋書侵始此左氏諸侯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張氏背二郳之會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

案左氏鄭厲公以去年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而納之厲公入殺傅瑕及原繁原繁曰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由此觀之則忽亹儀雖死而莊公之子尚多也齊桓若能明大義告諸侯聲厲公簒奪之罪而廢之豈不為伯業之光哉不此之顧首列於二郳之會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為詞亦何足以服之矣宜乎于幽既成而旋有鄭詹之執也

附錄胡氏侵伐例

胡氏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先儒或非其

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案春秋書侵五十七書伐二百一十三傳例亦有不同者恐無名行師之說亦可參通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左氏宋故

也張氏伐鄭不止為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

秋荊伐鄭左氏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張氏齊伯未定楚威浸及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如此至是始為中國患矣

案鄭桓公始寄帑於虢鄶得十邑而國之前華後渭左洛右濟主芣騩而食溱洧實春秋要領之國而南北之樞紐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為伯主之輕重焉○又案經書荊伐鄭二始此年楚人伐鄭四始僖元年書楚子伐鄭五始宣四年書大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楚會諸侯伐鄭二始襄二十四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幽宋地公羊有公字公穀有曹伯字左氏同盟于幽鄭成也注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每在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強陳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因而進之遂班衛上公羊同盟者何同欲也注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內外寮一疑之也注十三年北杏諸侯俱疑桓非受命之伯欲共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雖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同官為寮謂諸侯也至二十七年同盟于幽遂伯齊侯疏言此會公實與之而經不言公者外內諸侯同一疑公不知可事齊乎不可事齊乎故去公以著疑也然柯之盟書公者彼要齊歸田非事齊之事此盟欲推齊為伯與共尊事之故經不言公以示意也胡氏會者公也不書

公諱也其諱公何也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也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伯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公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　陳氏諸侯初果以桓為讎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其始書也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予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內不言公諱之也

案經書同盟十六齊桓伯二此年幽二十七年盟幽是也晉靈伯一文十四年新城是也景伯

五宣十二年清丘十七年斷道成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蒲是也晉厲伯二成十五年戚十七年柯陵是也晉悼伯四成十八虛朾襄三雞澤九年戲十一年亳城北是也平昭各一襄二十五重丘昭十三平丘是也胡氏有二例有諸侯同欲而稱同者有惡其反覆而稱同者除于蒲亳城北惡其反覆外其餘皆可入同欲之例矣穀梁有二例曰同尊周也同外楚也除二幽為尊周外其餘皆可入外楚之例矣但本不可以同欲為皆美故二幽馬陵于戚雞澤雖可褒而清丘斷道蟲牢亦書同新城虛朾于戲雖無貶而重丘平丘亦書同此公羊所謂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要之三說皆有通處當參考為是然伯事盛時每不書同書同者獨齊伯之方始晉伯之漸衰也則楊士勛所謂召陵首止之後楚不敢爭褒大齊桓不復言

同及楚人强盛中國畏之毎命同盟同心外楚其說亦有理由是言之則晉文之不書同亦可通矣劉氏以同盟為殷同之盟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葢自是始伯也張氏因其說曰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脩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是以諸侯既掇以事而伯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之事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而善惡則各繫其事焉劉氏說胡氏雖不取然亦是一説也但施之清丘大夫之盟有不合耳餘見新城及亳城北下○又案左氏經文會不言公者三此年幽及僖十九年齊二十九年翟泉也杜氏以幽與齊皆微者獨翟泉為諱公穀梁以此會為去公以著疑于齊為内之卑者翟泉又有公字公羊於三會皆有公字三家之異

如此㗸趙胡氏陳氏皆從左氏經文趙子以此會為諱與陫盟于齊翟泉皆諱公與大夫盟則此三會皆公與也胡氏以此會諱公失信于齊為諱與楚盟翟泉為諱與王子盟則三會亦皆公與也陳氏以為齊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則三會亦皆公與也要之胡氏與陳氏二說皆可通穀梁疑之之說據其本旨則公本與盟但以諸侯皆疑故去公以見之而說者以為魯疑而不會則又郢書而燕說矣

邾子克卒左氏注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穀梁其曰子進之也注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

案王命之說三傳皆無明文然据左氏此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則天子猶

有黜陟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左氏鄭不朝也注齊桓始伯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賤之胡氏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張氏鄭大夫叔詹也不氏與柔溺同

案鄭詹說左氏是公穀皆以詹為佞人此無据之言杜氏以稱人為賤之穀梁又以稱人為與齊皆非公羊又以為魯信用詹計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為後敗故甚其受佞其說出緯文謬

妄不取餘見濤塗下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瀸左氏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公羊瀸積也衆殺戍者也注積死非一之詞穀梁殲者盡也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詞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胡氏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户可以亡秦固有此理足爲強而不義之戒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張氏所以伸遂人以死復讎之志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左氏注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穀

梁逃義曰逃胡氏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伯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陳氏書逃來譏以罪魯也與之接也

案逃例三此年及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陳侯逃歸也君臣同詞皆匹夫之事也然宣十七年高固逃歸不書襄十六年高厚逃歸不書則春秋不以逃義罪二子也

冬多麋左氏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公羊記異也注麋之為言猶迷也象魯為鄭瞻所迷惑也言多以多為異穀梁注京房傳廢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國多麋胡氏麋魯所有也多

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左氏注不書日官失之　穀梁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注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疏此禮記玉藻文

夏公追戎于濟西左氏不言其來諱之也　公羊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　穀梁不言戎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及濟西也　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

馬為公之追之也注言戎遠來必大有徒衆　胡氏此未有言侵伐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啟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案經書追二又見僖二十六年

秋有蜮左氏為災也注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為災　公羊記異也注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為鄭瞻所惑言有者以有為異也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注或有或亡不常也京房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蜮　胡氏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

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

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之慎所感也

案記異書有三此年有蜮及二十九年有蜚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疏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生非自外來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左氏注結魯大夫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公羊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壹聘九女諸侯

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先是鄄幽之會公皆不至公子結出境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録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穀梁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説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注魯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為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胡氏媵淺事陳人微者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冦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

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詞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案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年公子遂如晉襄公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專固有漸然盟聘而專猶可也兵事而專甚矣然胡氏釋遂字又有專事兩事生事之殊要之皆不宜遂也公羊以為善穀梁以為魯實使之皆非經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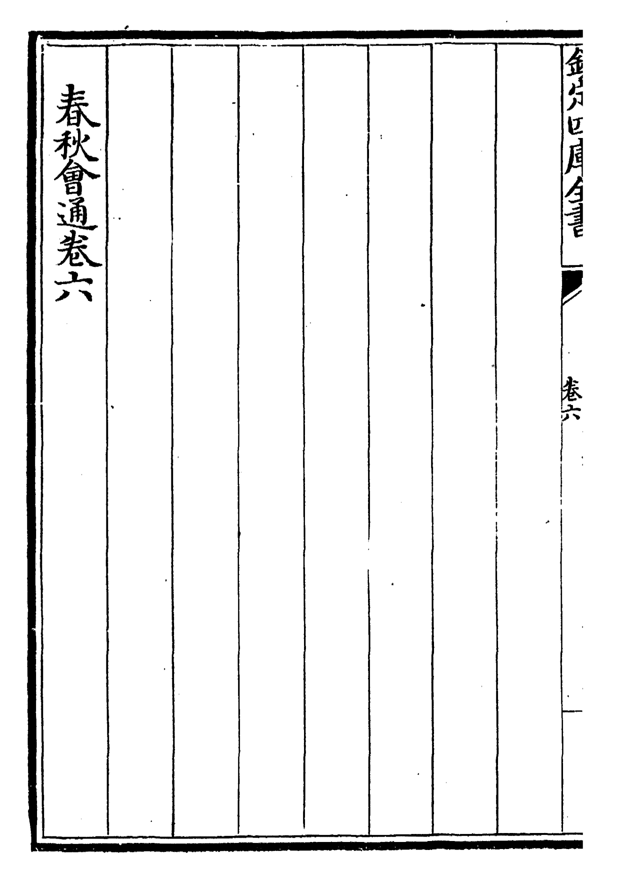
夫人姜氏如莒

張氏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莊公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可知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左氏注會幽之盟魯使微者行所以公羊注鄙者邊垂之穀梁其曰鄙逺之也不受敵　詞勞且逺也　以難邇我國也

胡氏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何齊桓始伯責魯不共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晝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予之故書公子非矣

案經書齊伐我十四始於此莒伐我三邾伐我三吳伐我一皆書鄙穀梁説是也惟哀公之編吳伐我齊國書伐我不書鄙者胡氏各有説○又案齊之伐魯雖由公子結之不共然魯自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宋伐魯之謀恐公羊亦得之但公子結又重齊之怨耳



春秋會通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七至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曽炳

謄録監生臣徐如灝

春秋會通卷七

元　李廉　撰

莊公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張氏天火曰災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弔之故書

案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痢者民疾疫也齊侯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所致此說無據不敢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戎穀梁作我張氏齊桓於是舉攘夷之兵戎在徐州之

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附録左氏王室事

左氏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十三年僖王立十六年王命曲沃武公為晉侯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十九年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蔿國邊伯因蘇氏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奔衛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鄭伯遂以王歸處於櫟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二十一年鄭虢

胥命于弭同伐王城殺子頹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五月鄭厲公卒王廵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為

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公羊作省

左氏注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

穀梁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為嫌天子之葬也注災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文姜罪應誅絶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嫌天子許之

胡氏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

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以姑息為政數行赦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

案肆眚之為赦罪杜氏穀梁同但穀梁以為為文姜之故已為臆說而杜氏亦無貶文則皆未至也公羊曰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始忌省也注謂子卯日也夏殷亡日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舉今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故譏之其說無義不敢取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穀梁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胡氏文姜之行惡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

以歸考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已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左氏 陳人殺其大子禦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使為工正初陳厲公蔡出也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懿氏卜妻敬仲曰吉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注陳宣公大子也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穀梁 不言大夫未命為大夫也公子之重視大夫

胡氏 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

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張氏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禦寇乃君之適嗣爲一國之儲貳而衆人得以殺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劉氏譏禦寇之爲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略殺者之罪也

夏五月

案以五月首時范甯曰未詳諸傳皆以爲下有闕文是也何休曰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娶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此近穿鑿姑備于此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左氏注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

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公羊高傒齊之貴大夫曷為就吾微者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穀梁不言公高傒伉也注書日則公盟也胡氏也高傒驕伉與公敵體恥之故不書公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策高傒齊之貴大夫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案穀梁注曰微者盟不日故及宋盟宿及蘇子盟女栗不書日者微者之盟也及高傒處父荀庚良夫卻犨孫林父向戌皆書日者實公盟而諱之也此說是矣杜氏恐失之公出國都而盟

惟高傒向戌蓋公不敢坐盟之此正與晉悼出長樗盟公相似然晉悼與公敵體則出而盟公

可以為謙魯公屈體而從大夫甲莫甚矣○又案左氏記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故國高二族皆齊上卿

冬公如齊納幣左氏注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朞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親納幣非禮也注納幣即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為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為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穀梁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胡氏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案納幣例三文二年公子遂譏喪娶成八年宋公孫壽昏禮不當使公孫也蓋昏常事不書凡

書皆譏矣又禮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穀梁曰禮有納采問名納徵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納幣即納徵逆女即親迎春秋止書此二禮者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公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注据柯盟不日不致陳佗外淫也張氏告于廟也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毋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謂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案齊桓之編莊公與之會盟遇伐救者凡皆不書至獨三如齊書至者此三事皆為娶仇女而

行也僖公與之會盟七不書至兩如齊亦不至獨伐楚伐鄭牲丘于淮書至伐楚伐鄭大其功

牲丘于淮志其衰也當參公穀方通

祭叔來聘左氏注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穀梁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注天子寰內諸侯叔名徐邈云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胡氏祭伯來朝不言朝祭叔來聘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言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陳氏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王命不行於天下莊僖崩葬不見於經故自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於是祭叔私相為好也

案鄭氏曰諸稱使者皆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

來故去使以見之此說是范氏意以為祭伯時不為王卿大夫欲外交而來通魯以其本無王命故不得言聘今祭叔見是天子大夫而恣意任情欲外接諸侯雖請王命非王本心故不稱使或以為祭叔亦無王命以是天子大夫假王命而來本非王命故不稱使也此亦足以明祭伯書來祭叔書聘之說然如徐邈說則亦不必疑矣但邈語亦未知所据何休以為公一陳佗故絶使若我無君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亦難取

夏公如齊觀社左氏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注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往觀公羊何以書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注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
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
豕諱淫言觀社
與納幣同義
穀梁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
詞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
竟注尸主也
主為女往爾
胡氏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
大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
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
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
也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嗣何觀

案胡氏引曹劌之言出國語其上文即與左氏
所引相出入而又有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
一相朝之說蓋國語所記詳而左氏略矣○又
案左氏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是
齊因社以誇耀兵事非一日矣而程子曰昏議
尚疑故公因觀社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

難之觀此亦足以見齊桓欲親魯以圖伯而親之不以其道此說有見亦因穀梁發之

公至自齊

附録　穀梁　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荆人來聘　楚成以去年弑兄而立　左氏　注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詞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公羊　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脩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穀梁　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注明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　胡氏　荆自莊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外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

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陳氏聘未有書人者其稱人何荆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荆未有君也荆未有君大夫而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矣舍王室姻鄰無聘魯者而荆人先諸夏脩聘於上國進之也　張氏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蔡鄭而者憂之也聘使至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矣

案荆之聘魯三始書荆人繼書楚子使椒又繼書楚子使遠罷蓋進之以漸也其進之之義三傳皆同然夷狄之情每假禮以行其詐荆聘魯而旋有伐鄭之師介朝魯而繼有侵蕭之役秦人歸禭來聘而意在河曲之戰其窺覘之謀離間之術常如此故陳氏張氏之說皆得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張氏為昏姻而齊難之也不可與為昏姻則當絶之數與之約然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之待人不以義也

蕭叔朝公　蕭今徐州蕭縣　左氏注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　公羊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注惡公不受於廟　穀梁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于廟正也於外非正也疏書名附庸常例　胡氏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弗受必反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案蕭叔左氏穀梁皆以為名胡氏以入中國附庸稱字之例正義曰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

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為附庸○又案蕭叔之朝公與僖公之朝王所其非地一也彼言所而此不言所者王者以天下為家無適而非所也

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公羊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注莊公有淫泆汚貳之行動作有危故日之也穀梁注桓盟不日此盟日者前公如齊觀社傳曰觀無事之詞以是為尸女也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霸主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弘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謹日以著之胡氏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不娶則

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
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
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巳曰
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堯亦不告
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于桓之
六年至是三十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
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
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
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
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
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
秋詳書于策為後戒也

張氏 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

案齊桓之編會盟惟此盟及葵丘書日此盟公
羊以為危之范甯以為喜之二説稍不同穀疏
曰傳雖有桓盟不日信之文亦有不日數渝惡
之事故知此日者喜伯者與盟也此時齊桓威

德既盛與公結盟何得有危故范氏以為臣子所慶而詳之也然以上文三書至之法觀之則公羊說亦是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左氏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外傳匠慶師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公弗聽公羊譏何譏爾非禮也穀梁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疏禰宮不忍斥之故謂之新宮今惡莊公不子故斥言桓宮以見之胡氏公將逆姜氏為盛飾以誇示之

此非特有童心而已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鑑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公羊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疏注言三月廟見者欲道莊公夫人未至于國而

穀梁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胡氏穀梁子曰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陳氏親逆女不書惟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於是莊公生三十七年而在位二紀矣制於其母必齊女也而後

娶齊人重要之為之親納幣而觀社遇于穀盟于扈一歲而三見於齊丹楹刻桷以飾夫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大夫宗婦以幣覿此何禮也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言入者入難詞也書逆以病莊公也書入以惡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据莊十一年傳齊侯來逆共姬不書

案逆女例五已見桓三年此條諸傳皆同惟公羊杜氏以為合禮非也

附錄胡氏常事例

胡氏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烝嘗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社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

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案趙氏祭祀昏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其合禮者夫子脩經之時悉皆不書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寓褒貶之意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左氏注哀姜也公羊傳以為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 公羊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僂疾也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故為難詞也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 胡氏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其義不可受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

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昬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左氏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外傳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

公羊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

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穀梁禮大夫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鍛脩用者不宜用也大夫國體也

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胡氏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公羊注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公穀經以赤歸于曹郭公為句左氏注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胡氏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

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

案羈赤之事惟杜氏得之公羊曰曹羈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不可三諫不納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曰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二家大意皆以為郭國之君名赤不能自治其國舍而歸于曹其說不通不取

郭公左氏注蓋闕誤胡氏先儒或以為郭亡於傳有之齊桓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

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亾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亾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亾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惡夫君子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旣或知之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亾郭者郭自亾爾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氏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注女氏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穀梁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陳氏諸侯初交聘也前乎此者非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於是交聘齊桓公為之也

案女叔稱字穀梁啖子張氏皆以為命大夫獨公羊注以為敬老而書字其説曰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疑非春秋之意不敢取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也○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杜氏以長歴推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左氏非常也唯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注正月正陽之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日食歴之常惟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此辛未實七月朔故以為非常公羊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注求責也社者土地之主月者土地之精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先鼓後牲者先以尊命責之

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書穀梁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者善内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

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三麾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胡

氏案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脩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賛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脩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張氏古人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應天以實不以文脊征周禮所載禮文之末耳今莊公藐然於充陽之本鼓何益乎

案日食而鼓用牲于社三此年六月及三十年九月文十五年六月諸説皆用左氏獨公羊以

為得禮末知孰是

伯姬歸于杞穀梁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胡氏逆者非卿名姓不登於史

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别於大夫之自逆者

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梁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疏知不合用牲者以用者不宜用也鼓者所以發陽也

冬公子友如陳左氏注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

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公羊者注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錄內所文接也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朝輕也

案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閒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曽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庭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春秋託始於此豈無意乎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張氏為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莊公治國家之多缺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於內治乎踰時書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左氏注不稱名非其罪也　公羊何以不名衆也　胡氏稱國以殺者國

君與用事大夫與謀其事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義係於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係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不敢專命有罪則請于天子而不敢專殺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侵伐雖齊晉上卿止録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陳氏凡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簒曹簒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故曹僖公

之大夫不名宋昭公之大夫不名

案曹殺大夫公羊以為前年曹羈諫曹伯禦戎曹伯不聽而死於戎諸大夫不伏節死義嗣子立而誅之不書名者衆也曹伯之死不書者為曹羈諱也穀梁以為此大夫即曹羈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終於受戮君子愍之不名者賢之也其說迂晦不明不可取大抵羈出赤歸之際必有不附於赤者故赤殺之爾杜氏陳氏之說得之但僖公二十五年宋成公殺其大夫無傳不可考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張氏考據左氏古本無公字　左氏上注宋序齊上主兵

胡氏案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

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左氏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注伯姬莊公女洮魯地胡氏伯姬莊公女非事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左氏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注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貳心於齊今始服也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疏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内同心推桓為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 胡氏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强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强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

也視他盟 陳氏齊初主盟於 張氏再舉同盟之禮以為愈矣 是書公矣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案衣裳兵車之說止見穀梁傳范注曰自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首戴七年寗毋九年葵丘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牡丘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四也其兵車四會穀梁皆發傳固無可疑獨衣裳十有一而論語則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於是起諸儒之異說矣范氏以為貫與陽穀本非管仲之意故去貫與陽穀為九鄭玄以為北杏經文非諸侯故曰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於是或分葵丘會盟為二

或又不分葵丘而增入公子結之盟或又解與字作數字以為去貫而數陽穀以足九合之數劉炫難之曰若以葵丘會盟為二則首戴亦可為兩公子結本離會安得數之於諸侯之盟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二三之說皆無据劉氏乃數洮會入九合而以為兵車止三會然傳文不應兩處皆誤也大抵北杏之會穀梁既以為齊侯宋公則范氏說庶幾可合但衣裳兵車本只穀梁一家之說陸氏深所不取而論語九合朱子亦用展喜之言而訓九為糾則諸家紛紜可不必辯矣國語又曰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韋昭以北杏二鄄檉鹹淮為兵車陽穀首止葵丘為乘車皆臆度無据之言耳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左氏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注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

也禮臣既卒不名故字

公羊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慶父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 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注辟內難而出

胡氏 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

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案春秋書大夫之葬止此左氏傳是故啖子胡氏皆因之公穀二說皆以季子辟内難而出雖於此條不合然在三十二年子般卒之下則合矣

冬杞伯姬來左氏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胡氏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其曰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左氏注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為逆則稱字公羊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穀梁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接內謂與君為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胡氏叔姬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左氏注杞稱伯蓋為時王所黜胡氏注同公羊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張氏杞為三恪桓之篇以侯書今稱伯者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案杞姒姓公爵夏禹之裔也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見春秋自桓以

來本稱侯爵後為時王所黜故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成公用夷禮故僖二十三年為夫子所貶稱杞子卒二十七年來朝稱杞子至文十二年成四年十八年來朝復稱伯襄二十九年來盟復貶稱子此左氏杜氏之言也若如公羊之言則凡桓公篇稱杞侯者皆作紀而杞則王者之後本稱公但春秋黜杞而伯之後之稱子者以微弱為徐莒所脅而貶之也胡氏於杞子卒下云杜預謂杞實稱伯而書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貶之則胡氏意亦以為杞本伯爵故於此條下無注矣然胡氏本不信時王黜陟之説則是棄杜預之前説而用杜預之後説也竊嘗考之周封三恪獨微子以三仁之賢得以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故其命之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豈遽錫以公侯之上爵乎入春秋之始

昔以微國尚伐杞而取其邑則杞之微乎微可知已不待夫子之時而文獻不足也是故論三恪之實則宋以微子之賢作賓王家陳以武王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侯杞之為侯本無所据但胡氏略而不言注公羊者拘於王者之後稱公注左氏者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為是紛紛耳餘已見桓二年滕子下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　左氏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先是十九年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注賜齊命為侯伯會于城濮將討衛也　張氏　齊欲討衛而會魯於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所以見其謀之審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左氏

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注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者史失之也

公羊

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人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起其暴也伐人者為客見伐者為主未得乎師者未得成列詐戰也

穀梁

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注齊桓始受方伯之任未能信著鄰國致有侵伐之事貶師稱人以微之也人不可以敵于師師不可以與人戰故亦以衛師為人衛

非有罪

胡氏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案左氏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而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當服刑可也若惠徵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陳氏齊稱人貶之也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是桓公不以王命討衛也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苪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為之也

案伐衛之役三傳皆貶桓公公羊以為去年同盟衛懿公以未終喪之故不能與會則衛未有

罪也穀梁以為齊方受方伯之任不宜遽有侵伐之舉左氏雖有王命之說然取賂之罪不可掩矣獨胡氏以為予齊罪衛之說又與三家皆不合竊原其意蓋以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衛而戰宋伐齊而戰吳伐齊而戰其事同然龎戰以宋及齊此不以齊主之則非貶齊可知矣春秋戰書人而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人城濮柏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績則貶衛可知矣艾陵之戰日在伐下紀之戰日在戰上而此以日加於伐之上則齊方至而衛即戰可知矣此胡氏所以為考据之精也然考之去年同盟于幽衛已不至桓公毋亦本有怒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歟當十九年衛燕立子頽之際桓公方圖伯事固當聲罪致討以明王之義乃遜然不顧今而討之又以取賂而還其事何足詳哉故以左氏賜命之說為有則齊侯伐

衛之說不可謂無以王命之說為有則取賂之說亦不可謂無春秋書齊人而不書侯正與楚丘緣陵之城不列序高子之來盟不稱使同一書法不然果奉王命討有罪何不書齊侯以大之與伐楚同乎胡氏拘於將卑師少之例意有未備當兼陳氏說為是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宋人下有邾人左氏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楚幕有烏乃止公羊注書者善中國能相救穀梁善救鄭也胡氏案左氏楚子元無故

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則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案通經書救二十三而桓公之救五焉此年及閔二年救邢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也此為桓公安攘之始事然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公亦善相齊桓矣是時楚文王卒國有内難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今子元又以嘗試齊也我公不顧荆人一聘之私而勇往於伯主之義春秋所予也

冬築郿郿公穀作微

左氏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公羊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使若先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

穀梁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

非正也胡氏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案三傳皆以為築邑但公羊此條與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云虞之非正也似以為田獵之地恐未必然

大無麥禾公羊注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然後書也穀梁大者有顧之詞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注一災不書於冬無禾而後顧錄無麥故言大明不收甚胡氏麥熟於夏禾成於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

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敎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左氏饑臧文仲告糴于齊禮也注經書大無麥禾傳書饑傳又先書饑與告糴在築郿上者說始糴經在下須得糴嫌或諱饑故曰禮又外傳曰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注夷平也公羊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為國

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注據國事穀梁行當言如諱使若國家不置大夫自私行糴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予之言内之無外交也古者税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内諱也

胡氏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恱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張氏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

案胡氏急緩之例則如楚乞師其情緩矣劉敞說本服虔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左氏傳有作字左氏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注日中春秋分也治廏當以秋分公羊脩舊也何譏爾凶年不脩穀梁延廏者法廏也其言
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
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廏以其用民力
為已悉矣注法廏者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此六閑
之舊制也胡氏言新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舅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
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
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此下全引穀
案新作例三此條及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也

夏鄭人侵許左氏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張氏許鄭世讎也然自盟幽之

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
齊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左氏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公羊記異也注蜚者臭惡之蟲象夫人惡行言有者
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所有也穀梁同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左氏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係之紀賢而録之穀梁注同胡氏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
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左氏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注今
九月周十一月角元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之事大火心星次角元而見者致築作之物十月

定星昬而中樹板幹而興公羊注諸君邑防臣邑作日南至微陽始動而息言及别君臣之義穀梁可城也以大及小也注傳例凡城之志皆譏此云可城者得土功之節則譏之淺失土功之時則責之深不謂作城無譏也

案城防又見襄十三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左氏經無師字左氏注將卑師少故直言次齊將降鄣故設備穀梁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陳氏次于滑也書公于郎貶師之此其但書次何以是為不足書也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于齊於是次成張齊人降鄣雖罪齊桓亂莊公之身不可不貶也

氏任公輔曰人微師少不見於經當從公穀書師成魯地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城濮明年獻捷考之理必然也

案諸説不同胡氏無傳疑杜氏説是

秋七月齊人降鄣左氏注鄣紀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遥以兵威脅使降附

公羊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注盡取其邑惡不仁之

穀梁降猶下也

胡氏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郕降于甚也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

鄣專罪齊也鄣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抑强扶弱

明道義也伯者之政以强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左氏 注以賢録也無臣子故不作謚 公羊 隱之也國滅矣徒葬乎叔爾 穀梁 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胡氏 賢叔姬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魯濟魯地 左氏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注山戎北狄 穀梁 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張氏 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所謂定其文而後求者歟

齊人伐山戎 公羊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注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 穀梁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

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注遠伐山戎雖危勤王職貢則善言不以齊侯敵山戎故稱人　胡氏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略因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

見聖人強本治内柔服遠人之意矣

案外傳曰齊桓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荆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于絳嶽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而大朝諸侯于陽穀此雖戰國間誇大之詞然亦足以見桓公勞師遠伐之實故具于此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左氏注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公羊譏臨民之所漱浣也注即泉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見文十六年傳近民漱浣爲瀆下也胡氏何以書厲民也何休曰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爲遊

觀之所屬民以自樂也屬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張氏薛始稱伯降班而告終也

案薛以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稱伯諸傳皆無文杜氏以滕杞降爵皆以為時王所黜此獨不注或以為齊桓所黜亦未有考胡氏於此亦無傳不知用何例張氏或主沙隨程氏已見滕子下

築臺于薛薛魯地公羊譏遠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左氏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注獻奉上之詞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公羊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捷

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注建旗縣所獲得而過魯以威威恐怖魯也剌齊桓驕慢恃盈非所以就霸功也

穀梁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注春秋尊魯故曰獻齊桓內救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為異國故不稱使若同一國也

胡氏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詞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餘

引左氏

案獻捷例二胡氏於此條兼用左氏公羊之說穀梁以為內齊侯而不稱使蓋拘於楚人使宜申之例不知此乃齊侯自伐戎歸道經魯而躬來也其言軍獲曰捷者得之又曰戎菽者蓋因管子有出戎菽及冬蔥布之天下之說故以戎為豆非也

附録左氏獻捷 左氏襄八年鄭伯獻獲司馬燮于邢丘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子產獻陳捷于晉此時鄭使司空致地司徒致民于陳則不以俘歸矣是無囚而獻功或空有器物亦稱獻捷也又成二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

秋築臺于秦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公羊譏臨國也注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 穀梁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冬不雨左氏注不書旱不為災例見僖三年公羊記異也注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

案經書不雨例七趙子曰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此年及僖二年冬三年春夏兩書皆每時而一書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歷時而總書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左氏為管仲也注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不係國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穀梁注小穀魯邑張氏泰山孫氏曰小穀魯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詳矣

案小穀公羊無傳穀梁及孫氏胡氏張氏皆以為魯邑故書法比於內城而左氏以為為管仲

城者蓋昭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此其叅也纂例亦從之以楚丘下陽等不係國之例例之則杜氏說亦可通但僖公七年夫人會穀二十六年公以楚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二十八年使申叔去穀襄十九年士匄侵齊至穀後又有齊師違穀七里之說經傳皆止書穀而未有言小穀者則杜氏為不通矣且桓公之有功於魯只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桓未見有功之迹考之前後皆不合故當從穀梁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梁丘在濟州昌邑縣左氏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邱注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穀梁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注謂八百里閒諸侯必有願從

者而不之遇乃張氏書先宋公者齊不以霸主自遠遇宋公也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案齊侯欲伐衛而先會魯欲謀鄭而先遇宋魯宋之輔伯誠有功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左氏初公築臺臨黨氏見黨氏女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何以不稱弟殺也殺注不以罪誅故得書卒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于陳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

君何憂焉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飲之飲之無僇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胡氏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剌者公羊以為善之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餘引公羊

張氏

古者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師氏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決春秋取其遏惡救亂所以原其心而為之諱也

案叔牙之事惟公羊詳諸家皆從之若如左氏則只以慶父材一語而遂殺之亦無此理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謚僖叔又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友同母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要之杜氏得之蓋慶父伐於餘丘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能主兵且慶父以孟為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是友為莊公母弟之證也但慶父本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共仲其謚也其後子孫以字為氏而時人猶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劉炫以為慶父欲同於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為伯而已為仲也其說亦通

此三家之由始故詳具于此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穀梁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絶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胡氏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大位姦之窺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案魯十二公得終于路寢者三公莊宣成而已啖子曰君薨必書其所重凶變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左氏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初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鞭之公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冬十月己未共仲使

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注子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女公子子般妹也閔公莊公庶子年方八歲

公羊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穀梁 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注癸巳子野卒正也十月子赤卒故也閔公不書即位已顯其繼故則子般可以書日也

胡氏 莊公過時越禮謬於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正寢而嗣子見弒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

案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則名之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赤是也

公子慶父如齊左氏 注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

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公羊

注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酖牙慶父雖歸獄鄧扈樂猶不自信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

穀梁

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胡氏

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張氏

慶父雖弒子般而尚未能取國者季子之黨未順而秉禮之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伯主以為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與魯為鄰豈不知慶父為弒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後患即此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齊桓失方伯連

帥之職也

案經書內臣如齊不以他故者二十始於此

狄伐邢邢在廣平襄國縣張氏邢姬姓周公之胤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閒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強也

案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春秋自九年以前書逆王姬會伐衛次于滑狩于禚及圍成盟蒐納糾皆罪其忘復讎之義也自十年以後齊桓方興國事未立故長勺之役魯勢稍振兩敗宋師劫齊歸地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伯業故數年之閒魯國無事正當明其政刑以貽後嗣而乃受制文姜娶仇女以續宗祀三年三至齊廷遇穀盟扈皆為姻好而出未聞

秉禮之君若是也故自二十四年以前書納幣觀社丹楹刻桷逆女用幣皆為一經之特筆然多麋有蜮大水日食之迭見天意未忘乎魯荆人蔡叔蕭叔杞伯之迭至人心尚歸乎魯幽之盟城濮之會魯濟之遇伯主亦有資乎魯宜可以有為也而乃勤民縱欲築郿新廏城諸防城小穀一歲而三築臺焉坐置其國於宴安沈酣之域欲無危得乎至於亂本之成始於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女公子之侮家道泯然矣豈特慶父之得兵權而已哉故張氏曰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内治之失而終之以子般閔公之事所以罪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之誅也得之矣